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  
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  
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  
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居萬福  
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  
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  
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  
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  
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復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  
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  
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  
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  
己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  
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  
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  
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  
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  
矣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  
尚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  
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

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  
沉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  
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  
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  
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  
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  
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

師開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  
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  
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  
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  
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  
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  
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  
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  
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  
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

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  
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  
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  
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  
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劉仲則槩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  
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  
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  
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  
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  
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  
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  
抵讀書唯虚心專意循序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  
九鼎非可以一啜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  
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  
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  
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爲

考索父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為重  
輕非是以小善為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  
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  
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

南強

跼伏山間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  
美竊謂今之為吏者揀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  
之政久矣乃如執事者出乎其間民不告勞而官  
無廢事是可尚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  
其在我者其實既大則其聲愈闕將不可揜政不  
必有意於其間也

答楊簡卿迪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為慰又  
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削尤以為喜但所諭趙  
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  
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為此故  
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為人求知故  
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  
為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  
耳井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答江夢良史

示喻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書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答吳宜之南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然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性情態度死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唯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己粗疎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掙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

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已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驚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已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閑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

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喻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它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撥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覺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  
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徐斯遠

文卿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工夫狼狽至如此如何著力辟置之說臨難苟免尤爲非義如何可萌此意況未有可求處耶子耕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開爽者又多驚於文采子耕近來覺向重甚可喜也

答徐斯遠

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味



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  
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  
以造實地不但為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  
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都全未有所安  
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  
警切為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  
意思終不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趙昌甫

卷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  
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  
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  
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  
僅有之為可貴也

答徐彥章

承喻諄復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  
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  
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  
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  
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  
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

急迫無沈浸醞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  
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真知  
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前日見論語說  
中破伊川先生孝悌爲仁之本之說此正是於情  
性之際未能分別恐當更加玩味未可率然立論  
輕詆前賢也致中和一節亦告深思毋以先入之  
說爲主甚幸甚幸

答徐彥章

示喻至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  
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  
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徐  
以思之必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  
所以進於日新也

答徐彥章

熹前日拜狀而還信已行遂不得附深負不敏之  
愧兩日偶看經說有疑義數條別紙奉扣并前書  
送令郎處尋便附致幸反復之使得以致思爲望  
說中中和動靜尤是大義此處一差非唯錯會經  
旨且於道體便不分明而日用工夫常有急迫之  
意無深沉安靜氣象恐不可草草放過也

答徐彥章論經說所疑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七世之廟萬夫之長說皆未安

彖曰反復其道當連下句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作二例推說恐墮於釋氏輪迴之論

天地之心與赤子之心恐更有商量

程子與呂與叔問答可見

請試詳之

中行獨復合內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筆誤不然則為說大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為之時也今日不拘乎一則以二者各為一義矣恐未安也

然必有事焉此句未曉時習謹獨即所謂有事今乃中間下一然字則似以事字為工夫之條目矣恐或未然孟子說中已別論矣

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聖人之心當發而發不待著力而自無過與不及之差非謂不待著力而常不發也誠由動言亦未安謂未動之時未嘗有誠可乎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就己

發處言之則可蓋所謂時中也若就未發處言之則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與和字地位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賤隸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物欲泥沙之汨然發而中節則雖應於物亦未嘗有所汨直是發不中節方有所汨若謂未汨時全是未發已汨後便是已發即喜怒哀樂之發永無中節之時矣恐不然也 本有涵養操持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所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而動動必中節非如釋氏之務於常寂耳

尊德性以下皆至德之方語似未瑩大抵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則至德之人也此五句皆所以修至德而凝至道也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下句放此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此止為知禮也

中庸二字各有所主以為異名亦未安也

明道中庸說問之前輩乃呂與叔後來傳者之誤也

天地之大以下所說與上文不連貫察著也謂與

察於人倫之察同亦未安

鳶飛魚躍感其自爾將誰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潑潑地矣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主意立文皆與大

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明則動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謂此也

大哉聖人之道以下至其此之謂歟別是一章知化育不必言如乾知太始之知

反古之道以下文考之非不師古之謂也三重當從呂氏說下焉者謂衰周以下恐當善字不得須別有說矣

孟子之不動心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為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為此詳味可見矣

量敵慮勝是孟施舍譏它人不能無懼之言

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於顯史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與春秋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同古注以望字釋之是也忘者失其所有事助長者望之不至而作為奮迅以增益之也

告子論性五說是同是別生之謂性其義如何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而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考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何耶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

中即和也和即中也此語已辨於前恐更須子細不可如此草略說過分體用者未必誤學者却恐為此說者能自誤耳

皇極立之於此四方之所取正此說甚善但不知所謂絜矩者其義云何據此皇極與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一節之意似不同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探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

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  
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  
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  
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  
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包定之

中庸實未易讀更且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  
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  
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  
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  
所用其存養之力矣且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  
它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喻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悔菴文集

卷五十五

1532 42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潘謙之柄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豪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潘謙之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詞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特於巽之六四言

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  
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  
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  
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己成物  
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  
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  
日別看其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答潘謙之

孟子首數篇與齊梁君語大抵皆爲國治民之  
事特患學者不能用之耳即義利之對而定所  
趨充易牛之心以廣其善端閨門之內妻子臣  
妾皆有以察其溫飽均其勞佚而無尊賤之僻  
焉亦與民同樂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論孟子書首若能如此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  
己但初學者便教如此看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  
依本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久自然通貫不  
須如此費力也

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  
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  
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

較如仁者之爲也

得之

禹稷顏子時不同而出處不同乃義之宜伯夷伊尹時同而出處異一是則一非一善則一惡孟子可以皆謂之聖人耶

謂伯夷伊尹所爲爲非恐未安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得之

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發上說孟子方辨告子故專救其偏

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自是當就未發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說孟子爲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集注之意似以爲德雖至大人而初不失赤子之心也然以者字與也

字觀之恐以爲大人所以爲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論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塾以人之爲士下既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

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

得之

於不可已而已一節以仁言於厚者薄一節以義言夫不可已而已當厚而薄則怠惰自私而無力行篤義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發憤勇進者則又失之助長迨夫意氣一衰則私心邪念潰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過也

仁義之說未是進銳退速之說亦未精切蓋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

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盡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爲道其理事天爲履其事固善矣然天壽不貳一節又乃承上二節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變游氏之說恐未當

天壽不貳亦是知天之効但游氏說得下句太輕耳或問中以楊氏所譏上氏之失爲非是柄竊以高明之與中庸雖非一物然細分之亦不爲無別中庸者理之所當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聖人處己應物固無二道然處己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處己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應物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應物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王氏判而爲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盡誠者其意蓋以智爲高明誠爲中庸但明字與誠字不類而反與上句所謂智者爲一律豈牽於自明而誠之語而誤乎若如其意竊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誠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爲淵深微

而非局於一事爲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爲中  
庸惟誠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爲出於人力之  
所勉彊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爲  
高明此則王氏受病之處

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爲物欲之所累處非指理  
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說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  
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爲氣  
稟之性若以爲氣稟之性則固有善惡矣不得  
專謂之善也以下文水流之喻觀之則又似以  
氣稟本善發而後有善惡也使氣稟皆善則所  
發之惡何自來哉

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  
性時便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  
者正謂此也

橫渠水水凝釋之喻似亦無害但以受光照納  
爲言則幾於釋氏所謂一靈真性者矣其所謂  
未嘗無者豈以其  
之中實無一物之不具  
耶此則心之知覺而非性之實跡也  
既如此說即是有害矣

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驚高遠而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爲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盜兼包并容之名是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者發也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爲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

無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柄竊以爲舜之大孝所遭之至不幸也文王之無憂所遭之至幸也至幸與至不幸皆不可以爲常惟武王周



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

恐無此意

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竊恐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爲言知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柄觀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智仁勇如何

此等處且虚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敬大臣則不眩章句中以爲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柄竊觀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爲不使之役役於細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於細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於大體也

不然

二十七章旣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

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觀之論語以學不厭爲智誨不倦爲仁又與此相反且學不厭與成己雖皆在己之事然一則學以明其理一則實體是理於吾身一知一仁猶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與於智而歸之耶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夫子非使後人不得復古也但以爲生於春秋之世旣無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復古之道則不可耳使得時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之道連上文愚賤說

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

則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故以其  
言爲準而行之也  
得之

答揚至之 至

所喻詩序旣不曾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  
四子音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  
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  
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  
雖說得是亦不濟事況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  
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  
蘊矣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  
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後之歸永春後曾復來否  
子順子能爲學復如何彼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  
叔文持守可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  
州朱雲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  
進異日未可量也

答揚至之

率性之說大槩得之然亦有未精密處  
修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

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

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素隱行恠一章文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豪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鶻圖籠侗無分別也

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足以相發明侯氏之說如何是非全體中之不能者更請子細看

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況此兩章正相連如何見得不是一意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也

達德次第甚明不須疑著柔遠人亦然

物之終始或問說得極分明請更詳之不須便立異議也

上焉者王天下者其上不容有人故只得以時養之上文極分明矣

代明之說細碎無理

答李守約 閱祖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李守約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閑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答李守約

克己復禮爲仁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而其要在動正出之際

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語功夫更在二字之前此特語其効驗處耳

自古皆有死集註云無信則雖生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恐語有未瑩

安字極有味更宜玩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程子曰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爲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舉賢之權皆出於己有若要譽而市恩者則恐仲弓之賢未必至是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衛君待子而爲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衛重非世臣親非貴戚之卿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己以聽之也

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瞶爲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衛公子荆善居室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

如集注說恐二字亦自相應以若是絕句恐不詞也夫子不答南宮适

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耳

管仲奪伯氏駢邑

亦嘗疑蘇說少異然牽於愛而存之此但當用吳氏說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遇不同固有未及微於色而已發於聲者矣

閔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非吾儒之所宜言乃出於老氏之說

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敢如此無忌憚而易其言耳

敬齋箴云須更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數耳非兩事也

十月未嘗無陽之說發明程子之所未盡至為

明白

此理分明列莊之徒蓋已窺見之矣故有密移之說

答李守約

三詩甚善然為學當以修身窮理為急不患不能此也師禮自度未有以大為朋友之益故不敢當來喻似未悉鄙懷也

答李守約

示喻為學之病此非他久所能與直須痛自循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答李守約

所喻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者況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集古後錄甚荷留念但向見傳漕處本中有一跋古鍾鼎帖銘載翟伯壽說或分一字作兩三字或合兩三字為一字者甚有理後來見尤



延之說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說以讀尚書甚有功以是常欲得之而悔當時不及傳錄今此本乃無之不知何故試煩更爲尋訪恐有別本只爲檢此一段來也

答李守約

熹日益盲而中庸未了數日來不免力疾整頓一過勢須作三書章句或問粗定但集略覺得尚有未全備處今併附去煩子細爲看過記辯併往冊頭有小例子可見去取之意但覺刪去太多恐有可更補者可爲補之或有大字合改作小字小字合改作大字者煩悉正之早遣一介示及爲佳章句或問中有可商量處幸喻及

答李守約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如所論但致中和處舊來看看得皆未盡要須兼表裏而言如致中則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乃爲盡其意耳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又以所發皆中無所間斷近來看得此意稍精舊說却不及此也集略例當如所喻

或問集略目疾不能多看俟旋修得却奉報也

答李守約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藥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真養生之要訣也

答李守約

所喻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己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己者之正爲母也至如封叙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爲比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得爲父所生之祖者母持重矣更俟病間續致奉報數日因人說琴謾爲考之頗有條理然不能卒不識其聲但以文字求之恐未必是亦須面論

答李守約

所問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又見所說皆已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隨宜區處則恐亦自失其正而陷於以禮許人之罪故

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又承專人以來不免以屬  
劉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不知能行否也大  
率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不免多有  
世俗之心凡事必生宛轉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  
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處己處人無不然者不知  
亦嘗內省及此否耶

答李守約

王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為恨此等事遲速  
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  
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  
問誠字之說大槩已得之禽獸於義禮上有見得  
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  
已只為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偽  
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  
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  
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  
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  
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  
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  
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

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答李守約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熹亦豈敢以爲不然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忽忽耳若謂與時消息固並行而不悖也

答李時可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前所寄者答于後史論大槩亦甚正也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姿果固有偏重如此者如顏孟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空見於經可謂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此說得之

斯仁至矣章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章正之爲言猶有待乎用力之意非如動容貌出辭氣文意自然

言君子所貴於道者在此三事而籩豆之事則其所賤也動出非是全不用力正亦非是大段用力惟正之而非僞飾所以爲可貴耳更詳集注以解經文自見曲折

驕吝章集注曰驕矜夸吝鄙吝其竊思之似謂夸其有於己驕也不以其有與人吝也然而又載程子之言曰驕氣盈吝氣歉夫自以爲有餘則氣盈自以爲不足則氣歉似於本章大意未明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執御章集注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設詞其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順

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沽之哉章哉之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詞何也

哉本歎辭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渣  
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章伊川曰舜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求焉集注不取何也

有字與與字相應若爲不與求則有當作得矣恐  
不然也

不攸不求章愚嘗思之不嫉人之有故無害又  
之心此之謂不攸不恥己之無故無貪欲之心  
此之謂不求則是以一人而兼二病然末後載  
呂氏說曰貧與富交強者必怯弱者必求似非  
此意而於本文不明如何

不嫉人之有不恥己之無正是呂氏意

不得其醬不食章醬者當是鮓醢之物

如魚膾不得芥醬麩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  
備或傷人也

孟子口之於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口  
之嗜味以至四體之嗜安逸形氣之性君子有  
弗性焉自仁之於父子以至聖人之於天道道  
義之性君子性之猶舜所謂人心道心之在  
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

看得儘好

答李時可

中庸非自成已而已也章求之章句曰誠雖所以自成然在我者無偽則自然及物矣蓋仁皆性之德故在內外無二道所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審如是說則是以仁知爲合內外二道而非以誠爲合內外之道恐於合字有疑礙唯誠爲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內外之道章句語有未瑩處耳

中庸不見而章章求之章句則曰不見而章以配地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言何也且觀上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爲稱者是蓋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爲先也

此等處不須深求只是隨文贊歎大略看過可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已中正萬物育焉竊謂中也者言性之體也此屬天命之謂性和也者言道之用也此屬率性之謂道致中和者言教之推也此屬脩道之謂教伏讀章句或問則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人數句

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

前章今承先生曲賜指教思之人槩有二說能推致中和之極而又得時得位以行之則道民以德齊民以禮以吾之先知覺彼之後知以吾之先覺覺彼之後覺使中和之化浹于天下然後中道之所感格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以事言者也雖不得位以行之而既以全大中之極致即天地之所以定位者也既已全至和之極致即萬物之所以育者也此以理言之也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太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育脉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誠者物之終始章

公云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



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問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并以示守約也

答李時可

所喻子文事大槩得之但專以愛言似未盡耳嘗聞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則子文合下便有未仁處不待語其愛之不廣然後知其未仁也三仁之心只欲紓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旣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

答李時可

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

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今謾錄去

答李時可

所論大學之要甚善但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所引孟敬子章集注中語有餘云者恐是有素豈印本之誤耶然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効而不費力耳魯秉周禮蓋於是時地醜德齊之中猶能守得舊日禮樂文章耳若三綱九法之亡則當時諸侯之國蓋莫不然亦非獨魯之責也

答李時可

諸家說見今方尋檢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間有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也記得其數條理會點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攷之

答李時可

所寄堯典以目視頗艱又有他冗未暇討究已付諸朋友看俟其看了却商量也書序不須引冠篇首但諸家所解却有相接續處恐當作注字附于篇目之下或低一字作傳寫而於首篇明著其繆亦可但恐諸家元無此說即且闕之以俟書成別加訂正也王氏書義序中明言是雋說然荆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今但以序爲正可也餘未報者併俟後信

答李時可

所喻固知孝思之切於此不能自己者風色如此不論他人雖賢昆仲寧能保其不漏露於三族之間耶此須他日面見子細商量亦未爲晚但恐衰朽風燭不定則是天之命也亦無可柰何矣書說緣此間禮書未了日逐更無餘功可及他事只略看得禹貢如冀州分爲三段頗有條理易照管而諸州皆只作一段則太闊遠而叢雜矣恐皆合依冀州例而逐句之下夾注某人曰某地在某州某縣其古今州縣名不同有復見者亦並存之以備參考段後低一字大書右某州第幾節以圈隔斷

而先儒有辨論通說處即亦大字附於其下如逾

過九江等處今所取程說只有辨而無解大是欠闕須更子細補足若今日自有所

疑有所斷則更低一字寫之如治梁及岐恐晁說為是其餘固草草

泰之最著力說然亦不通蓋梁山在同州近河猶可言河流波及若岐山則在今鳳翔府自京兆府

西去猶有六七百里觀地理圖可見其地勢之高且遠河水何由可及耶此類須載其本說而斷以

非是讀者如無此兩項則各留二行空紙以俟恐

後有補入者其導山處須以四列為四段導水則

一水為一段段後亦如前例云右導山第幾節右

導水第幾節其通論疑斷亦如之如此則庶幾易

看矣所寄冊子今却封還請依此格目作一卷便

中寄及也

### 答劉定夫

所喻為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

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

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

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

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

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 答劉定夫

來書詞氣狂率又甚往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人

未須如此胡說爲佳

答包顯道揚

所諭致曲如此說於功夫無不可但盡性乃是自然盡得不可謂之直曲用工耳致曲只是於惻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一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自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答包顯道

既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

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大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却是未甚平正方略竄定恨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

者即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說話如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答包詳道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細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斷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旣也

答包詳道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方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晦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

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  
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  
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執則一  
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  
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  
則亦可謂凌躡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  
具在近世乃有竊取擲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說以誤  
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  
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  
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  
布聞未知明者以爲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

答包敏道

承喻麤心浮氣剥落向盡閑居意味殊不淺自許  
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答包敏道

所喻已悉但道旣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  
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九卦若如此說  
却似與前幅自相矛盾也一笑

答符舜功 叙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復仲 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文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符復仲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國瑞

辱書具道爲學之志又見令叔爲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所需墓額偶苦臂痛不能寫然仁人孝子所以顯其親者亦不在此也



答黃幾先

示喻已悉但既曰各勉其志以自立而有待於歲寒則何必爲此縷縷而煩執禮之恭哉衰病比劇舜功遣人行速布此不及詳然亦無以詳爲矣

答陳超宗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爲渠輩之病却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爲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已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則久之須自有開明處也

答陳超宗

示喻已悉但如此布置都是病痛又如必欲繆札安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真實做工夫底人只此

念之間便著實從脚根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莊點邪不須深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為彼所笑也

答陳超宗

示喻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莊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功明日見効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顏子堅

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為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躡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

誕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為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為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為之似亦未晚如何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為謀僕不知所以為子計矣

答熊夢兆

天命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

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便令他學中則怠墮廢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之氣出得舊習了然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竊謂所學少差便只管偏

去恐無先狂後中

或人之說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說壞了中字後說得之

或云明道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了此便是徹上徹下語且道如何是徹下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形而下者然此須察其所以恭所以敬所以忠其來由如何以至耳目鼻口視聽言動皆然了此便透頂上去便是天命天性純乎天理此是形而上者是徹上語是一體渾然底事元無兩般能了此則他禪宗許多詭恠說話皆見破

若如此說是乃自陷於異端而不自知又如何見得他破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此

此說是

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

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待人接物之道如何

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近專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

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

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學者流為兼愛去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處

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豈得言無惡也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  
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不去處之說此是爲大賢  
已下設若大賢以上則處富貴貧賤只如一更  
不消如此說

聖賢之言多是爲學者發若是聖人分上固是不  
須說不但此章而已也

聖人不勉不思今畫載傳授之旨云允執厥中  
下一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  
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  
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  
事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

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  
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

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  
又何以辨耶

五伯秦穆未嘗主盟中夏乃與其數晉悼嘗爲

盟主却楚服鄭何故不與

此等無所考且依舊說又有昆吾豕韋大彭之說亦兼存之可也

竊謂釋氏之失一是自私自利厭死生爲學大體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其失固不止此然其大處無越是三者

未須如此立論

釋氏言輪回轉化之說所傳禪長老去何處託生其迹甚著是謂氣散而此性靈不滅伊川聞之曰若謂既斃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與造化殊不相似與性靈之說不相干如何

此等處窮理精熟自當見得未可如此臆度論也

答安仁吳生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儆若是耶以爲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聞

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  
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  
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  
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  
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  
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  
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  
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  
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  
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脩身  
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  
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  
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  
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趙然道

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  
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  
弃一官如弃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  
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荆門之計聞之慘怛  
故舊凋落自謂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